



姚建平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

朱德在云南



姚建平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

朱德在云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德在云南 / 姚建平著. -- 昆明: 云南教育出版社, 2013.2
(经典云南丛书)
ISBN 978-7-5415-7095-7

I. ①朱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朱德(1886~1976)—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4428号

书 名 朱德在云南
作 者 姚建平
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
组 稿 人 吴学云
出 版 人 王超超
责任编辑 李 旭
装帧设计 向 炜
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
云南教育出版社

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.yneph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
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开本 3印张 81千字

ISBN 978-7-5415-7095-7
定价 4.80元

总序

云南，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“彩云之南”走到今天，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。

云南山水，多娇诱人。

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，奇妙无比。

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，凝波如玉。

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，杜鹃如火；巍峨雪山，苍茫古远。

低纬度的明永冰川，从古流到今；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，从冬开到夏。

大理的风花雪月，丽江的小桥流水，版纳的原始森林，腾冲的地热奇景，泸西的阿庐古洞，怒江的东方大峡谷，令人陶醉。

七彩云南，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？！

这里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：澄江动物化石群。这里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：元谋人。这里，曾崛起过古滇国、哀牢国、南诏国、大理国。这里，有蜀身毒道、秦五尺道、茶马古道、滇缅公路、驼峰航线。这里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“东巴文”。这里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、第一座水电站、第一条民营铁路。

这里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。

这里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。

这里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，率先通电全国，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。这里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，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。这里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、张文光、蔡锷、李根源、唐继尧、庾恩赐、刀安仁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；这里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、医药家兰茂、数学家熊庆来、军事家罗炳辉、哲学家艾思奇、音乐家聂耳、诗人柯仲平、舞蹈家杨丽萍、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。

朱德、叶剑英，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；徐霞客、杨慎，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。

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、剔透如玉的云子、独树一帜的普洱茶。

这里的赞人悬棺、纳西古乐、摩梭走婚、白族三道茶、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，更是诉说不尽。

“经典云南丛书”像一根线，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，呈现于您的眼前，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、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，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、增长见闻、解密未知。

“经典云南丛书”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，融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，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，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、探秘云南、遨游云南的愿望，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。

编者

目 录

一、投考云南讲武堂·····	1
二、加入同盟会·····	11
三、与蔡锷的友谊·····	15
四、参加昆明重九起义·····	18
五、初创游击战术·····	23
六、护国讨袁立功勋·····	30
七、结识孙炳文·····	37
八、新思潮冲击下的矛与盾·····	43
九、在封建泥沼中挣扎·····	47
十、肯因苦雨便离枝·····	53
十一、难忘师长同窗情·····	62
十二、深情重访红土地·····	75
十三、元帅原来是诗人·····	83
后面的话·····	92

一、投考云南讲武堂

1909年的春节刚过，23岁的朱德便离开了家乡，准备到成都与同窗好友敬镕会合，一同前往云南。然而，他却没有将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家中的长辈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照实说了，长辈们肯定不会同意他到成都去的。

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大山深处。由于家里贫困且人口多，幼儿时代的朱德很难享受到父母的爱抚。2岁时，他被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，成为朱氏家族中的“长房长孙”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他跟着两个哥哥走进了塾馆。然而，没过两年，家里再也供不起三个孩子读书，于是，两个哥哥先后回家种地。正是由于朱德在家族地位上的变化，光宗耀祖的祈望就落在了他的身上，使他得以继续上学。

在朱德对早年的记忆中，有三个人对他思想、性格的养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朱德曾经说过：“我应该感谢母亲，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…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困难，没被困难吓倒……我应该感谢母亲，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，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：只有这种知识，这种意志，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。”的确，是母亲的善良、淳朴、坚忍、宽容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影响了他，使他继承了母亲的秉性，用他的一生证明了如何成为一个意志坚强、



青年朱德



品德高尚、谦和宽厚的人。

在孩童时见到的老织匠，深深地烙印在朱德的脑海中。那时，老织匠几乎每年的冬天都来朱家帮助织几天布，他一边织布，一边给孩子们摆“龙门阵”，讲述太平天国的将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。从老织匠的叙述中，朱德懂得了“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”、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”的道理；懂得了爱与恨。太平军将士们不怕官府，不怕地主老财，不惜用自己的性命为穷苦人打天下，他们都是英雄好汉这些观念在朱德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。

朱德9岁时，跟随伯父母迁居大湾，到距大湾六七里的一家私塾上学。他的老师叫席国珍，字聘三。席先生不仅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，还经常发表抨击朝廷腐败无能的言论。在朱德的心目中，席先生是个“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”，是具有“周身叛骨、朝气蓬勃的评论家”。

1905年春季，19岁的朱德要去县城参加科举考试了，家里人聚集到大湾，非常隆重地为他送行。多年来，在席先生的熏陶下，朱德决心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。

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乡，外面的世界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他来说，一切都充满着新鲜与好奇。

县城之行，开阔了朱德的眼界，他开始萌生将来要走出去的想法。

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，回到家中等待着秋季去参加府试。没想到，考试的日子临近了，却传来了朝廷废除科举的旨谕。

朱德怀着“教育救国”、“强身救国”的理想，先后进入顺庆县立高等小学堂、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，毕业后回到县城的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体育教员。

教学的过程艰难而曲折。当时围绕着如何办学的问题，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十分激烈。当地的封建顽固势力视新学如洪水猛兽，对教授体育课更是讽刺打击，造谣污蔑，甚至横加干涉，制造事端。



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朱德的美好愿望，当地封建顽固势力的诋毁和阻挠，致使朱德愤然辞职，他后来把这一段教学的经历称作是他“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真正斗争”。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救国之路？

朱德在离开学校时，写了一首诗送给同事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。诗中写道：

志士恨无穷，孤身走西东。
投笔从戎去，刷新旧国风。

当时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，日俄战争之后，东北三省已成为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；法、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；法国为了掠夺云南的矿产资源，加快修筑越南至云南的铁路；英国也伺机染指云南片马地区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朱德痛感危亡在即，非救国不可。而东北和云南比较，他认为来云南更实际一些。恰巧，这时云南正在筹办陆军讲武堂，他和敬镛一拍即合，决定前往云南昆明投考讲武堂。

道路艰难，颇费时日。朱德和敬镛从成都乘船，顺岷江南下，他们无暇观赏沿江两岸的风光景色，只希望能够快一点到达目的地。

船到叙府(今宜宾)，他们离船上岸，渡过长江，进入云南。山间的小路蜿蜒曲折，有时在茂密的丛林中穿行，如果跟不上行进的队伍，很容易迷失方向；有时行走在陡直的悬崖峭壁旁，另一侧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，向下看去，着实令人心惊胆战，望而生畏。一路上，风餐露宿，日晒雨淋，有时甚至吃不上饭。这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朱德来说，真正体会到了“吃尽云南苦”的全部含义。

经历了70多天的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踏进了云南省会——昆明的城门。

昆明，地处云南省中部、滇池盆地北缘，由于四季气候温和，



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，因此，素有“春城”之称。元朝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设置县治，后改为中庆路治。明朝以后升至云南省治，成为云南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朱德和敬镕在一家客栈里住了下来。这时，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，说明自己并不是要到成都读书，而是来云南投考讲武堂的。他知道，长辈们花费多年的心血培养他，就是希望将来他能做官、挣钱，光耀门庭，使朱家从苦难的煎熬中摆脱出来。然而，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朱德来说，他既不可能重新回到世代务农的家庭中去，也不愿意沿循席聘三先生走过的路默默地度过一生，他要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。

第二天，敬镕给在昆明的一位成都老乡写了一封信，希望能通过那位老乡介绍让他们进入讲武堂。因为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，外省人若没有当地老住户或有权势人家的担保，是很难进入讲武堂的。

不久，敬镕的朋友来了，把他俩带到当时云南新军第十九镇(相当于师)三十七协(相当于旅)驻防的地方——巫家坝。这里驻扎着一个主要由川籍人士组成的步兵标(相当于团)，标里的军官已在云南多年，经他们介绍是可以投考讲武堂的。

夏季里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，朱德和敬镕在一位川籍军官的介绍下，也参加了考试。两人的成绩都合格，这使他们万分高兴。可是，等到公布录取名单时，朱德大失所望，榜上没有他的名字，而敬镕却被录取了。朱德苦思冥想，弄不明白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敬镕带着几分不安告诉朱德，他在报名时，把籍贯改写成云南昭通府大关厅。听了敬镕的话，朱德才弄清个中原委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这给了我一次教训，我决定以后也不能那么照实办事了。”

这时，最使他为难的是，带来的盘缠已所剩无几，好在客栈的主人待他不薄，减免了他的食宿费用，但是，这也并非长久之计。他





必须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，以期寻找进入讲武堂的机会。于是，他再次找到那个川籍军官，要求入伍当兵，他的要求立即得到应允。那个军官对他说，先当兵也是一个办法，因为讲武堂的招生章程有个规定，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或士兵，可以通过保荐进入讲武堂学习。朱德在填写入营登记表时，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，把籍贯改写成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，并且把原来使用的名字“朱建德”改成“朱德”。

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。当时，家境富裕的子弟是不愿意当兵的，他们不仅鄙视这一职业，而且吃不了那种苦，除非衣食无着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条路，更何况是读书人，决不愿意当一名大兵。

朱德在兵营中，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，还要做许多杂役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踏踏实实地认真去做。在这里，朱德还结识了三个当兵的朋友，他猜想这几位朋友可能是民间帮会组织——哥老会的成员。结识的这几位朋友，为他后来加入哥老会，开展反清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基本训练结束后，朱德因为文化程度高的缘故，升任队（相当于连）部司书生（即文书）。不久，由于他工作努力，经标统（相当于团长）罗佩金推荐再次投考讲武堂。这一次考试的结果使他如愿以偿。1909年12月，他终于跨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。

对于几经周折所取得的成功，他感到由衷地喜悦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、最新式的了。它收学生很严格，我竟被录取，因此感到非常高兴。”

如果说，决心远离仪陇家乡，投考云南讲武堂是朱德一生中作出的重要抉择的话，那么，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。从此，他在这条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。

1909年9月，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课了。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教育生活。

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承华圃，东临翠湖，西至钱局街，南靠

洪化桥，北依西仓坡，占地约七万平方米。这里原是一片沼泽地，明朝洪武年间，镇守西南的黔国公沐英在此建“西园”，常在泽中饮秣洗马，又将此地取名“柳营”，意指当年周亚夫屯兵的地方。清初，吴三桂在这里填湖筑屋，修建王府。其孙吴世璠称帝后，改元“洪化”，开辟翠湖为御花园。康熙时，将洪化桥一带改为承华圃。



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

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中国，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下，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。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政权的统治，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，在“洋务运动”风潮的推动下，决定推行“新政”，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依照西方强国的方法，编练新式军队。为了弥补部队中军官的缺乏，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锡良于1906年数次奏请朝廷，期准创办新型军事学堂。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。1907年，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筹办。讲武堂教职员中的李根源、方声涛、赵康时、李烈钧、罗佩金、唐继尧、刘祖武、顾品

珍、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。1909年，这些人陆续回国，除少部分到新军中充任中级军官外，大部分被分派去筹办讲武堂。

讲武堂分为甲、乙、丙三个班，又分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重五个兵科，计有学生四百余人。甲、乙两班的学生系选调新军十九镇和巡防营的中下级军官，丙班学生系招收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。甲、乙班学制为一年，丙班为两年半。

讲武堂的学科和术科主要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安排的，

功课繁重，要求严格。学堂规定，丙班学生需先学一年的普通学科和普通军事学（又称军事学小教程），计有国文、伦理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、外文、步兵操典、射击教范、阵中勤务令等课程，而后再专门学习军事学科，如地形学、筑城学、兵器学、军制学、卫生学、马学等。各兵科又学各科的典、范、令；术科学习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。

开学之初，有两件事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一是入校后，他们看到留日的教官们都没有留辫发，于是，不少学生受了《清议报》上《辫发史》的影响，不约而同地将辫发剪去。在当时，剪发是叛逆的行为，被视为是对清王朝的造反举动。云贵总督李经羲得知此事后，甚为恼火，唯恐惊动了朝廷拿他是问。于是，他打算解散讲武堂。时任学堂监督的李根源（他4月即接任总办一职）解释说，留有辫发妨碍操练，并没有其他想法。他还力劝李经羲对此事不必太认真，权作多养一个兵，这样才使讲武堂免于解散。

二是入校后，正值滇越铁路修成通车，通车典礼在昆明车站举行。典礼当天，李根源把学生们召集起来，慷慨激昂地说道：“法国把滇越铁路修到昆明，这是我们的耻辱。我们国家不但修不起铁路，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。我们作为军人，有守土卫国之责，大家应努力学习，将来誓必雪此耻辱。今天学堂放假一天，作为纪念。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一天，放假后可到车站去看看。”李根源说到痛心处，禁不住流下眼泪。

放假这一天，朱德和同学们来到火车站，当他们看到滇越铁路（这是指中国云南省境内昆明至河口的一段铁路，它与越南境内铁路相接）上耀武扬威的法国人，看到火车头上插着的法国三色旗，大家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悲愤和耻辱，禁不住痛哭



青年朱德

起来。回校后，国文课以“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”为题，要求同学们写一篇作文。1937年，朱德在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说道：“当最后一颗道钉钉好后，云南讲武堂的全体人员都去观看第一列火车进站。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，看到火车进站时，一位教官突然哭泣起来，大家都跟着痛哭起来。”

每天清晨，当嘹亮的号声响彻承华圃上空的时刻，学生们在教官的带领下，齐聚在大操场上，唱起讲武堂的堂歌：

风云滚滚，
感觉它黄狮一梦醒。
同胞四万万，
互相奋起作长城。
神州大陆奇男子，
携手从军去。
但凭那团结力，
旋转新乾坤。
哪怕它欧风美雨，
来势颇凶狠。
练成铁臂担重任，
壮哉中国民！
壮哉中国民！

堪叹那世人，
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。
二十世纪风潮紧，
欧美人要瓜分。
枕戈待旦，
奔赴疆场。



保家卫国，
壮烈牺牲。
要知从军事，
是男儿本分。
鼓起勇气向前走，
壮哉中国民！
壮哉中国民！

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。每天上课六个小时，下操两个小时，夏天没有暑假，只有星期日休息。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，所以，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。

这时的朱德，自信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，因而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把学习和训练看做是实现救国目标的前提条件，从而以饱满的热情、刻苦的精神对待学习中出现的问题。在课堂上，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；在训练中，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，从而使他的成绩很快就在全班名列前茅，被列为优等，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。他的同学杨如轩后来回忆说：当时，法国、日本等国的领事来参观，李根源都指定他和另一同学朱培德出来示范、指挥。由于操练得非常出色，二人被同学们誉为“模范二朱”。

有一天，熄灯号已经吹过，李根源照例要去学生宿舍巡视一番。这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在日本时就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多有接触，参加同盟会后，组织出版《云南》杂志，为反对清王朝制造舆论。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后，任讲武堂监督，不久接任总办。他以“坚忍刻苦”为校训，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。

讲武堂的主楼是呈回字形的二层建筑，东西两侧是教室和教官的办公室、寝室，南北两侧是学生宿舍，内中的空场是小操场。李根源来到小操场时，发现学生宿舍的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亮光，便



走进楼里查看究竟。正在看书的朱德发现有人走进房间，待要熄灯已来不及了。他见是李根源，连忙起身向李根源承认自己违犯校规的错误。一向严格要求学生的李根源为面前这个学生的坦诚所感动，当他弄清事情原委之后，并没有批评朱德，而只是关照朱德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通过这件事，朱德的名字留在了李根源的脑海中。

第二天，李根源特意来到操场，他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、利落，心中感到由衷的喜欢，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了朱德。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，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。



李根源先生

李根源与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深知其性格。于是，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，朱德有志于救国，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，实为可贵，像他这样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。同时，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，不必再作追究。在李根源的劝说下，顾品珍从此改变了对朱德的态度。

1910年7月，朱德被选拔进入特别班学习。之前，总督李经羲奏请朝廷批准，将新军十九镇随营学堂的两百名学生并入讲武堂丙班，同时，从丙班选拔优秀学生一百名，编为特别班，作为讲武堂第三期学生（第一期为甲班，第二期为乙班）。

二、加入同盟会

朱德进入讲武堂后，就感受到这里充满着浓厚的反清气氛，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，他开始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束缚。

1905年，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初，孙中山提出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，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推翻封建专制王朝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，无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，给充满封建陈腐气息的中国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。

讲武堂中的军事教官、主任教官，如赵康时、方声涛、罗佩金、唐继尧等，包括总办李根源，都是同盟会员。他们经常利用讲话或上课的机会，以各种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，抨击清王朝腐朽卖国的丑恶行径，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，激发学生推翻清王朝的情绪。

当时，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，各种宣传鼓动革命的书报杂志应运而生，如《民报》、《天讨》、《国粹学报》、《汉声》、《汉帜》、《南风报》、《革命军》、《警世钟》、《猛回头》、《夏声》、《洞庭波》、《新世纪》、《云南》等等。这些书报杂志传入云南，也传入讲武堂，在教官、学生中传播阅读。

朱德对这些书报、杂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他通过各种渠道，想尽办法弄来阅读。他对邹容著的《革命军》一书甚为欣赏，虽然他在顺庆读书时曾经看过这本书，但是，这时读起来兴味浓厚，有了更深的体会。当时，这些书报、杂志都是清政府禁止阅读的，云南提学使（相当于教育厅长）叶尔恺经常派人化装成学员潜入学堂，侦缉阅



读书刊的人。他曾将革命书刊在讲武堂内传阅的事情密报李经羲，李随即派人探查此事。

一天，正是学堂放假的日子，学员们有的相约着出去游玩，有的在整理内务，洗洗衣服。朱德独自在宿舍里翻阅敬镛给他的一本杂志。突然，敬镛急匆匆地跑进来，神色紧张地告诉他密探来了。朱德急忙把杂志塞到褥子底下，顺手抄起一本小说看了起来。

“你在看什么书？”密探佯装关心的样子询问道。

朱德没有回答，把书递了过去。

密探拿过来翻了翻，强笑着说道：“《三国演义》好看，我最佩服诸葛亮了，他足智多谋。”

“噢，你真是一个好学生，我看你也算是足智多谋。”

“我还差得远，只是……”密探无言以对，眼睛不停地四下搜寻，像是要找什么东西。

朱德心里当然明白密探的来意，只顾低头看书，不再理睬他。密探讨了个没趣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

为了防范叶尔恺的爪牙，朱德在阅读这些书刊时，总是摆上《三国演义》一类的小说作掩护。

在讲武堂里，学生们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，具有明显的反清倾向。他们还组织了众多的团体，经常聚在一起，天南海北无所不谈，尽管议论的话题范围很广，但主要的议题还是如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。

在班上，朱德也结交了一些朋友，如范石生、唐淮源、杨如轩、朱培德、李云鹤、王均、金汉鼎、杨蓁、曹之骅、卢焘、曾钦仲、兰馥等。朱德后来回忆说，他在学员里面结交了几个朋友，“有几个是肯作自我牺牲的爱国者，也有几个是贪官污吏，或反复无常的军阀”。

朱德在开学之初曾经组织过小团体，后又约集范石生、杨如轩、唐淮源、李云鹤等人以离讲武堂不远的五华山为名，成立了一个叫

